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燕吉王安成尹仁校正
墓誌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慶曆未作師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之語皆根本道義
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知其遠到者遂延之公館使與諸子
姪游而為學益勤為文益工皇祐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赴舉京
師春預崇政試皆登乙科君補安肅軍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
以之任官常用薦者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
桂州臨桂令會余為仁嶺山陵使辟掌儀奏永昭訖事奏其勞擢
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飢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

轉運使願得一奏隨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運使
如其請君即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其言飢飢之食之狀不急爲之
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粟往賑
之君歸而飢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均其廩食病
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而君遂爲疫所中卒不能起年
四十四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豐
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思中思遠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
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來請曰先子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
公一銘而內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
有才而不得殫其蘊有祿而不得終其養雖力仁而濟物兮反自
懼其天喪茲天道之難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
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其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在京麴院正彥接
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郎熙寧二年冬得告焚黃因自襄邑
遷其妻王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域正彥
即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相既厝王氏即侍母太君歷拜先
塋及次新安塋所而母太君宿疾暴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
佛舍其得訃號泣既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康寧時專責來
使松檟速止墳寺而忽焉不起且免夫道路有挽搖頓之苦而無
甚寒極暑疲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塚百步而近安然以歸
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享茲福嫂姓陳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
潛邸深曉財計及即位寢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
以蔭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舉進士未第而卒嫂年十八歸

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姑秦國太夫人曲盡婦道嘗兄之未官
賞用多之中饋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息
女也執秦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內外宗黨柔和平下故皆
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誠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
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曰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
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強仕而歿嫂髮居唯正彥一
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彥亦篤孝過人九嫂起居之際朝夕
在傍侍膳則進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薄厚必使
宜其涼燠平居左右瞻仰顏色若稍失調適則惶遽按閱方書教
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愈己方少安嫂用是每體中
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
有八不為不壽而不足以副其孝養之心甚可哀也四女長適尚

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
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田郎中成勳皆聞人材彥士族欽矚嫂始
封保寧縣君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正彥升朝
遇郊恩餘皆某頃在宰府陳請特封非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
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
如叔知之詳叔當以銘銘曰

性人之生	云胡不逝	惟逝之藏	其致匪易	噫嘻安康
終也特異	躬來屢坐	始次墳寺	疾生莫測	遽不能治
旁視夫穴	不勞而暨	非福之全	事豈斯契	慶曆乙酉
實為兄誌	日月之馳	僅將及世	今茲熙寧	辛亥之歲
又銘吾嫂	哀胡可既	書其大方	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一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性柔靜自勿
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儀德益修平居端然以法度自
處宗親欽式之公彥在官潔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內為
之助治家無一橫費故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所尚於婦人
服玩尤變易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相誘術往往捐故所有甘心
而趨之惟恐其後也而張氏目之淡然未嘗為之少動實闔壺之
難能也公彥遇嘉祐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彥亡張
氏哀疚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
子長曰確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
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
方肄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稚官孫扶次二女俱早亡次
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戶參軍陳厚與寧四

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
柩納公彥壙中銘曰

嗚呼張氏 處婦之道 靜以約兮 侈麗之事 婦人所好
殊能略兮 闡內之治 宗姻以法 德云邈兮 享年不遐
有子多喪 天乎嗚呼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妻王氏故相文正公曾之孫刑
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
平大名重望為諸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
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孌之行不教而修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
我內事能持已不自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
食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內外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姑安康

郡太君年踰一紀柔順之道終始不懈嘗以尊幼被疾外無良醫
遂精意方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方門內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
已正彥登朝遇郊恩封壽安縣君熙寧二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
歸塗次秀州舟中得暴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
日也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戶參軍次曰嚮曰登曰喬並勤于學未
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素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
守其樞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
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坐之西南術者云外庚穴也銘曰
王氏之生 賢相之家 能蹈世法 不驕以夸 德則多美
命兮不遐 福善之報 其當爾邪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彥妻呂氏故相文靖公夷簡之孫

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靖公以王佐之才輔
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名偉業
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襲其京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遂然寔於
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妙年能不以貴相之家輒自驕懈婦道
修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
家謹肅仁而好施親族無疎近資卹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呂
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已厚物之意及衛
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
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內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
年秋得疾逾旬數泣而謂忠彥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
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卹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絕如
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始薨

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為奏得追封東平縣君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密孫皆早大次曰治太常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鍾愛思孝不忍違其遺言為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姑安康郡大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

吾得衛國 司吾壺中 治家之法 惟平以公 內外親黨 無恩不蒙 呂氏嗣之 得其清風 如何不幸 盛年以終 失吾良婦 哀号可窮

安陽集卷第四十八

安陽集卷第四十九

宋 忠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墓誌

故秘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雋邁喜學讀書強記而為文辯速余嘗較公考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秘書省校書郎及為娶職方郎中董之邵之女且以慰其母悼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莫得移其故處而

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既併羅酷罰夙夜號咷幾以殞絕猶能于疏母之行實請余爲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呼禍變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夭于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茲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言數之適相偶邪天乎冥冥吾安以究

姪孫曹奴墓誌

余第五姪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餘始有一子以其生子相州取河東甲君相之義遂名之曰曹奴曹奴狀貌絕美語言其慧故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存者無異其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吾嫂安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遷而瘞于先塋之東附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

後公爲開封鄆陵人曾祖周燮仕周佐充師慕容彥超幕帥判以
大義切責遇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
書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
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既在蔭藉
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
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貴
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燮服除監許州
合流鎮酒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
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爲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
用三司奏都大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漕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
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
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再氏早亡事尚書燮嚴夫人朝夕左右

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感哭
必洗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靈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
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赤族爲意不後
計動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立者必爲陳國家大計
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弊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
佳士雖未識而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
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
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冤滯節浮費
嚴武備九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
措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
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
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

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梁益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為廢人象之曰
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
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
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為樂往往忘其鄙言與處士孔登極尤相
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
為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難為空家之笑
而不恠也然象之亦為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
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
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
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
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
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

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 又忠于友 惟德之尊 富貴紛麗 恬不可誘
惟道之存 死生之際 亂則何有 達性之根 人雖亡矣
名不朽矣 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引年得謝
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度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
其子咸以誌文屬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亟遣人持其所書號
訢來請余泣而視之知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婿之分又悉其平
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此其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
封丘人給事中贈司空質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德之孫贈左屯
衛將軍璿之曾孫司空在仁宗朝更任顯要為時名臣子淵幼警

按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衛
州贖酒稅汝州稻田務執政薦其材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
集賢校理累遷大理寺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中允同
判登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
子淵爲政知所先後下車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
充其用又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爲善宣民素尚巫鬼病者
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爲擇方書之驗者刻石示之復出公帑緡爲
藥劑以時拯拯民脫橫天因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
冀以死者緣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者悉黥竄
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來代始輔之以所迂兵舟不如意
及至郡會子淵居式假不能出遂大怒恚子淵去搜剔玃累窮極
亂悉無所得因撫疑似之事緣飾以聞子淵不堪其誣即奏辨之

朝廷爲置司推究事盡白猶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
止坐杖法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既而御史中丞魚公
周詢極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得今太子
少師趙公槩啓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官與職知宗
正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濱州會河決六塔郡界有造堤監司欲
決以麗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
法檢制姦盜比戶以安代歸爲群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開封府
推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饑轉運使請擇列郡守以濟災饑子淵被
選知潁州子淵於救荒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勞無所不至寇盜
屏息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晉州時營奉永昭方中
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昂而費益倍子淵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
使民徐償之境內寂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

朝廷知其能就徙涇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爲駐留日
得間道馳去陝素以土厚水脈深不爲井唯橐山泉貫城中以資
衆用歲雨數壞隄渠絕流則民汲于未定淵既遠且勞子淵曰今
邊州巖險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邪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
所浚三十井皆未數仞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其黨同永其思
也子淵自博士四遷尚書祠部郎中知蔡州郡城北直門東西有
二橋跨汝水上岸高峻非得巨材不能立數歲輒壞每一易費民
貲幾萬緡俚語目爲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去之募工取確
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熾然難之子淵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
子淵別白利害保于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絕爲利無窮子
淵自年及縱心日思退去會秩滿懇求西臺既得請須期歲餘新
第完美日談笑其間無復以軒冕爲意未踰時即還君草方且放

懷林泉以造義皇之域而天啓遐福濂奪之年悲夫子淵性方重
不妄進止外巖巖若不可犯而內極樂易即之益溫與人交篤子
風誼澹薄真欲至老無聲色之感爲政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
擊他人雖勞精竭慮不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無不中理善
筆札長于詩弈公退必引賓屬以此爲樂其他不好也慶曆中杜
正獻公范文正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子方虚心仰成諸公亦
銳于爲報而俱知子淵之才未及薦擢爲僚佯者所沮相繼罷去
子淵義之所激時上書開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因得
希合奇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乘者奮其所長子淵亦
明於義居常泰然未嘗少動其心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終不
能生同宗五世族大愛周內外疎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爲舉
婚嫁先坐封丘地頗卑下會葬有葬者穿地未及尋而泉已出

子淵視之大驚曰... 邪於是專意攻上... 以安厝之... 納如與皇族結親... 增對大義弛茶禁... 益皆自子淵發之... 封安平縣君... 淵而亡五男長曰... 知江陰軍江陰縣... 提點刑獄公事... 懇請宰邑河南... 不如素三女長適...

郎曰昌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之喪葬於司空之兆次銘曰

夫惟有才 始可言命 吾蘊有餘 用焉弗罄 繫偶不偶 命也誰競 己或無有 奚取命證 噫嘻子淵 其才孰有 畜不大發 匪命胡然 少施郡治 功疇與先 進平退勇 始終茂焉 伊洛之間 地環勝勢 既安祖考 遂我素志 今茲卜宅 又從而窳 光宗廟雖藏 令名不闕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其子尚書屯田郎中華號許子余曰華嘗從事于幕府而先君素游門下今不幸棄孝養將卜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之次得公一二言以銘其墓存歿之榮也余安得以辭君諱

恭字宥之其先官定府稟城人四世祖徙居趙郡之平棘今爲平棘人父文舉博學善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書比部郎中孝孫登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君他日當自取美宦君次子也而曰汝雖不及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皆果然君幼聰警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讖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奧妙而未嘗輒言也累應明經不中第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恬晦自高平居接高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內典辨析精義於是禪宗律學煥然大通持此爲樂終老不倦晚好道家之言益自明悟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推而不有其後諸姪皆家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懇義主規勸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頃自河北

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憲按時去庭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侍訪醫藥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十有一在人子之心猶爲不足貧於五福幾得其全斯亦積善之效也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授明當恩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遷光祿寺丞浴平郊恩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今上即位轉太子中允都官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授之兩遷太常博士皆以郊饗推恩也次子鼎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參軍毛楷銘曰

天相善人 宜乎得壽 子極孝養 斯爲有後 節行之懿 孰傳之久 吾銘而載 是謂不朽

安陽集卷第五十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墓誌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

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
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
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
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
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
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

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
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郝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
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
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
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
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
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
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
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
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九兩試國子
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

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
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
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
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
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
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
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
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
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貳公首被其選擢太常
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
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
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

章聞變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尋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足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浹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徭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道造鑲嵌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公將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議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摺張氏贖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勸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恠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

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爲公疏請
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
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
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
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
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部改侍
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義事遷
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
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
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
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
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
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
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讀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
其事可行其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
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死合攻公自視無他不
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
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
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
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
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以不行臺官挾憤不
已遂持此片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

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執辭諭
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恥窺伺愈急今
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
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
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
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時散青由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
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
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句易蔡州大略以
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
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唐

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
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
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
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
一長之得力為稱薦故賞職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則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
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其公力經營之
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
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初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
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
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
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

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
公始繼之氣發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
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
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
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
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入
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
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
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
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西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
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
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惡淤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

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
自傳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
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
納因嘉祐水災九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
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
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
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
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
易童子問二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
集二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
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
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

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當置
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齊氏翰林
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
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
八人長發次奕並光祿寺丞次非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
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其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
地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躬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謫職
卒瘞而知	惟帝之哲	升替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王功	大忠以效	德高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戾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材逢時
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異當世誠一代之偉人也其向守大
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
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
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其嘗總領史
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
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
于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諱字復之世本鄆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
公葬其先于郵城故為濮之郵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
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

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遷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統統選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遷超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

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擢奪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卒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漬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氣實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

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
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
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民粟公命以
錢給之繼恩諾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
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領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
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
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
旦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
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
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
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

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
敢獨任上乃命入內內侍省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
兇勢爲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劔門關總管上官正爲招安
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
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喪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嘗起復三年
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衆掠懷安
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與城憂之賊又
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
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
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
教及行公爲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首
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即位遷左諫議大

夫咸乎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
會被酒不如禮公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
以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祭飯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
寬其罰官屬蜀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
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改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
擾歲時滿杭人詣闕請留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永興軍府
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德
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
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
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
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父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
公知民信己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慙蜀部復大治

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將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
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
鑄景德大鐵錢于嘉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景德
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生于腦不能巾櫛
求知穎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
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泉州可乎
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金陵多火災居
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祈其脛斬之以徇
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
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公詠在彼又
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遷工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
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其上章求

分司西京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復贈官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貴為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會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瘥者一夕頓愈速登第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也嘗訪三峯陳先生博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為義遇人艱急常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九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闕靜室焚香燕坐聚

畫畧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九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貨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好遊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

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寫其真自號
乖崖子復為贊曰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及公
之亡也蜀民間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之仙遊閣建
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
訟于棠下戒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淚
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而已公有清鑒善
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
之何假吾舉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類替公察郡人張及李
歐張達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執辭勉就舉後三人
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
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
來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陳州之某

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顯之女封太原郡夫人天僖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
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王公禹稱
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為某官銘曰

太行峙朔 洪河瀉天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焉 發為事業 文武之全 兩治西蜀 荐綏南夏
易亂以寧 即荒而化 夫惟管蕭 尚足王霸 如公之材
不幸天下 而俾惠澤 止濡一方 錫民父母 遺國棟梁
有煒公蹟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光表 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 兖州節度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妻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
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
尚書林始與其弟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
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族之望而崔爲之首曾
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
天下爲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兗州
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判即以大義警責之復引近世逆順禍
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
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
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

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
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沖塗爲出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
而竒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
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
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
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贖錢私已與
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
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
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
斯塘民失灌溉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
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
博士領南船商所湊珍貨議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隨其故節公

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
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
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闕通判許州事政
屯田負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邑有利港者
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
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速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
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
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稍草是時所費既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
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槁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
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衆大
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棣州事城中池素竭鹵民苦水泉不給公
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

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路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
恩遷職方員外郎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
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罪又募里豪
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
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
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
走潦沮二水之次邀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卧灘石上使
公馬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
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
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
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
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

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為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義皇之世如
死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為少
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為丞郎汝輩皆為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
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其悲
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
以為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
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歛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
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
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
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
一出於仁惠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
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

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為監司知
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
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為此當東郡之督新芻也內臣闕文
應方為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
為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
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
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
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歛集茲又
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
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
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
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

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各理之論今爲國子
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
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陝
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其之配也故於公治官
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惠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
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
後世謹狀

